



別样的旋律

The Different Melody

艺术与生活丛书

The Art And Life

品味音乐

TG-49  
Z57

# 別样的旋律

艺术与生活丛书  
品味音乐 ■

The Art And Life

*The Different Melody*



A1033907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艺术与生活丛书

# 别样的旋律

*The Different Melody*

品味音乐

## 目录

- 6 咖啡与茶 有音乐的生活
- 16 真情流动 音乐的出现与发展
- 28 钟乐齐鸣 “声”手不凡的乐器
- 42 走进圣殿 学习音乐起步
- 52 人间乐圣 对音乐家雕像的缅怀
- 62 洗涤身心 音乐如良药
- 72 哀乐与共 一起听音乐
- 80 不离不弃 音乐与其他艺术
- 88 网页链接 音乐从网上选择更多

JG -49  
257

別样的旋律

艺术与生活丛书  
品味音乐

The Different Melody

别样的  
旋律

A1033907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0年夏，我将这套“艺术与生活”丛书的《寄情中国结》、《云也想衣裳》、《没事来喝茶》、《旋转的陶车》四本书稿交给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时，是没想到2001年春就有《到网上交流》、《墙上的风景》、《酒酣心自开》、《伤情咖啡屋》四书约稿的。因为编辑说读者喜爱，所以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一鼓作气合作出版了上述八本书。之后稍作休息，现在顺沿着原来的思路，打算将《面对那繁花》、《别样的旋律》、《喜时剪花花》、《餐桌的格调》四本新书奉献给读者。三年中，年均四本，分为三辑合为一套丛书，内容都是以艺术与生活为主题的鲜活图文。

我们在编撰第三辑的四本时，考虑在保持原有风格的基础上增进附图作品的原创性，所以特地约请了几位著名民间艺人参与工作。如《喜时剪花花》一书的剪纸作者樊晓梅，是我们特地从古都西安请来的。她既是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民间艺人，又是东渡日本、远洋枫叶之国传播中国艺术的文化使者；《面对那繁花》一书的插花作者吴龙高，是杭州一位从事插花艺术创作多年的技师，长期从艺积累了丰富的插花经验。他们的作品都是一首清亮的歌，





淳风感人，意味隽永，令人爱不释手。但遗憾的是我们无法收入很多他们的作品，因为那样的丛书会变成个人作品的专集。为了体现丛书编撰集知识性、欣赏性为一体这一宗旨，我们的图片选材范围还是尽量地放宽，文风也是提倡清新自由的格调。在这四本书中，我本人的工作还是像原先一样，除了参与部分条目的撰稿，主要是做一些统稿和少量图文的增补工作，文字方面的工作主要请娄艳、朱纪、卢红华完成。娄艳是一位充满智慧又有孩子天真个性的女性，因为她曾是我的学生，所以最初只想请她协助完成我的《别样的旋律》，她在文学方面的才华是一起工作之后才发现的。既然有才，后来也就少不了又请她多做一些工作，所以在《面对那繁花》、《餐桌的格调》中也有了她的名字。至于朱纪，因为是我的朋友，又一直在参与这套丛书的编撰工作，他完全有能力独立完成一本，所以我将《喜时剪花花》一书的写作任务全部交给了他。卢红华是本丛书写作班子中的新成员，他是一位专门从事餐饮方面专业教学工作的老师，《餐桌的格调》一书的完成自然离不开他的帮忙。

纪伯伦说：“工作是眼睛看得见的爱。”是呀，每当我离开坐久的案前，舒展身体的时候，总会有一种短暂的满足感涌上心头。对于我来说，工作是一



种感觉得到的快乐。现在已经是2002年的春天，完成工作后的愉悦像一阵自由而舒展的风迎面吹来。

在今后的日子里，我仍不知道“艺术与生活”丛书是否还会有续，但无论如何，我都希望它呈现的内容不要离开生活太远，就像前面我们的中国结、云裳衣、咖啡香，或是让人心醉的佳酿、让人牵怀的陶吧……随手翻阅它，犹如一片绿叶、一个会心的微笑、一滴朝阳下透明的水珠，带给我们些许的回忆，点滴的知识，更多的愉悦和轻松。

邹庆欣

2002年5月于中国美术学院



艺术与生活丛书

# 别样的旋律

*The Different Melody*

品味音乐

## 目录

- 6 咖啡与茶 有音乐的生活**
- 16 真情流动 音乐的出现与发展**
- 28 钟乐齐鸣 “声”手不凡的乐器**
- 42 走进圣殿 学习音乐起步**
- 52 人间乐圣 对音乐家雕像的缅怀**
- 62 洗涤身心 音乐如良药**
- 72 哀乐与共 一起听音乐**
- 80 不离不弃 音乐与其他艺术**
- 88 网页链接 音乐从网上选择更多**

## 咖啡与茶 有音乐的生活

有人说，如今听音乐如同用微波炉做饭一样方便，随手可得；又有人说，听流行音乐有时就像洗热水澡一样，能暂时减缓一下现实生活给人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还有人说，音乐是民族灵魂的体现。

微波炉、热水澡、灵魂……都存在于生活之中，有音乐的生活才算是真正的生活，生活中就该有音乐相随。

想像一下，你的身边若没有声响会怎样？仅仅只是寂寞和冷清吗？如果失去与自然、人类的有声对话，你会如何应对？若你在无声世界里生活多日，甚至连自己的心跳声、脚步声也听不到，你乐意吗？你还会嫌原来的世界喧嚣和不安宁吗？若没有声响，你将听不到狂风暴雨的倾泻，听不到电话里远方双亲传来的问候，听不到那纯净的山涧溪流的淙淙流淌……也许你会说，你早已厌倦了有声世界的纷扰，你一直梦寐以求的正是这份冷清，但无论如何，你还是应该听到自己的呼吸与心跳，这是活着就该有的基本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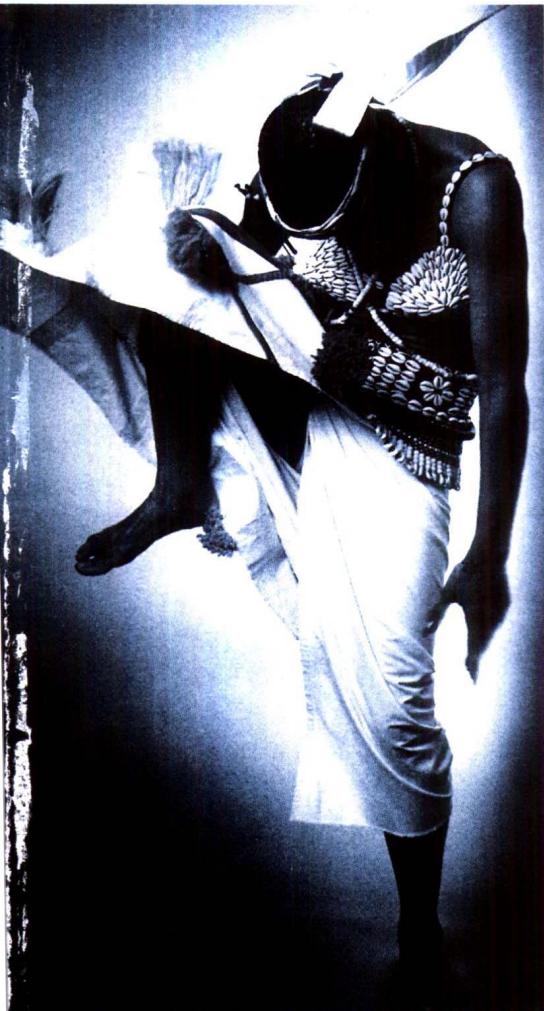
每一次生命的到来，总是伴随着一声啼哭，这声音将唤起闻者心底的感动，哪怕是一颗许久不识感动滋味的憔悴的心。



人们出门观看在街上走过的奏乐仪仗队，生活中就该有音乐相伴。



这是拉图尔的油画《桌旁》，描绘了在咖啡茶座的一次艺术家聚会。这里是19世纪印象乐派产生的策源地。



民族乐舞——能唤起闻者心底感动的美妙音乐，淳朴得不容亵渎。

一声啼哭，是生命到来的见证，是一种宣言，是从此以后与天地共呼吸的勇气、与父母共甘苦的许诺以及对未来力不从心的小小抵触。其实，这就是一种音乐，一种最原始也最真实的美妙音乐，淳朴得不容亵渎。

慢慢地，小小的生命开始懂得用耳朵来听、用嘴巴来讲，开始自编小曲，哼唧唧。此时，舒展眉头的聆听者是一对制造了这个生命的伟大人物，从此以后，为人父为人母的两口子有了生命的延续，有了心灵寄托。他们会笑着说：“我儿（女）之声，是这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没错，生活中怎么可以没有音乐呢！

若干年后，从儿



夏庞蒂埃在《意大利印象》组曲中用音符描写了1898年的米兰市。

歌起步，成长中一路耳闻流行音乐、民歌民乐、古典音乐等，好不热闹。现在的世界，各类音乐不绝于耳。

当声音成为音乐，啼哭也成为动听的乐曲后，在音乐与生活相伴相随、形影不离的日子里，音乐又成为故事的记录者和传播者。如同许多艺术的主题少不了爱情一样，音乐更离不了爱情这一主题。

我们从通俗歌手中一个熟悉的名字——邓丽君，开始找寻音乐中爱情的痕迹。她演唱的情歌几乎包含了爱情的所有内容，有初恋、有热恋，有相思、有怨忧，有获得爱情的幸福甜蜜，也有无奈分手的怅惋哀愁。于是乎，邓丽君的儿女情长感动了一代又一代渴望爱或正爱着的人们，哪怕是愤世嫉俗玩摇滚的乐



シヤボン玉とんだ  
宇宙もとんだ

音楽住

在品味咖啡过后欣赏音乐招贴画又有怎样的一番感受呢？此为日本设计师永井一设计的音乐会招贴。

手，也曾在她的歌曲中学习爱。他们的合辑《告别的摇滚》是一种肯定与追忆，在他们成长的那个年代，她是惟一的流行，她所咏唱的爱情伴着多少人走过春华秋实，延续了多少个肝肠寸段的日子。

而台湾的齐豫——一个有花园女巫特点的歌手，她的歌声被称为天籁，可是一样少不了爱情这道风景。那首电影《天浴》的主题曲《欲水》，吐出了怎样的气息啊！那种直达人心的凄美、让人颤栗的人的欲望，该如何解读呢？听她唱：“风来了，雨来了，他们为什么都知道。我听不到，我听不到。你说话声音太渺小。风停了，雨停了。谁在我的梦里哭了，我不明了。天上的人啊都在笑，不想问你是否记得我是谁。手指头冰雪溶化成眼泪。天只给了我们半甜欲水，怎么喝都学不会……”齐豫所唱出的生活的愚弄，上天的嘲笑，人的无足轻重，让人难以平静。生活中有多少事能被看明了呢？

“女巫”也奈何不了生活，“女巫”也要在爱情中挣扎，何况常人呢！难怪摇滚歌手有着“孤独的人是可耻的”之类的感慨！酸甜苦辣中，总也少不了爱情。

再和着音乐来感受一下约翰·列侬与大野洋子的爱情。当约翰·列侬逝去若干年后，他所哼唱过的爱却未曾枯萎，他的遗孀——大野洋子，仍然不曾淡忘这段世



演唱会上的邓丽君



一个有花园女巫特点的歌手——齐豫



“摇滚之父”约翰·列侬与他的日本籍妻子大野洋子

间难觅的爱情。在她的装置作品《货车》中，旧货车遍身的弹孔是光和音穿越的通道。大野洋子借由天光一般的光束以及音乐来召唤爱人的灵魂。作品中的音乐不是人们所习惯的模式，更像是号哭的声音，这是大野洋子用以慰藉亡灵的，我将这理解成大野洋子在告诉列侬：“我还记得，记得你的呼吸节奏与耳边的低吟……”那种想念与隔世的相望让人黯然落泪。



人们在景色宜人的维也纳公园中欣赏悠扬的音乐。

爱情里有阳光、有寒冬，生活中也不尽是幸福与安然。总会有被遗忘的角落，也会有阴霾的弥漫。人们怕黑，可是这不妨碍黑暗的存在。既然如此，那我们就在阳光中看看一种真正黑暗的音乐与人生。

极端冷酷黑暗的DARKWAVE音乐，它的家乡是诞生过歌德、尼采和希特勒的国家——德国。

在这神秘莫测的黑暗世界里，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SOPOR AETERNUS 的唱片封套

这类音乐中尽是生活中生与死的秘密，解不开、化不了。它以直接、扭曲的声音裸露出人性的本源，颠覆固有的道德体制，打破沉重的文化枷锁。

歌手SOPOR AETERNUS 把极端诡异的思想包容在超级优美的音乐里。他的极端可谓：“比黑还要黑暗，只有当你一只脚踏进了坟墓里，另一只脚还在精神病医院的时候，SOPOR 的音乐才是属于你的。”

他的音乐温暖、柔和，又有悲剧的色彩、致命的忧伤。他的生活却只有黑暗，是坟墓里的黑暗，是宇宙深处的黑暗，是最极端的黑暗。他音乐中会有奄奄一息的节奏，仿佛垂死之人最后的心跳，又仿佛黑夜里无名的回声与悸动。你会因此叹息：这世上，不会有比 SOPOR 更悲哀、更绝望的演唱了。这一切使



这是在中国绘画史上享有盛誉的《韩熙载夜宴图》的局部。南唐后主李煜统治时期，曾想起用中书侍郎韩熙载为相，但听说韩熙载不闻政事，纵情声色，经常聚集密友于家中夜宴。于是派当时画院画师顾闳中前往韩家参加夜宴，暗中窥探和默记宾客夜宴时的情景，然后画成图稿呈给李煜。

你逼真地感觉到从坟场迎面吹来的阵阵阴风，无数亡灵在你周围缓缓飘荡，轻声低语。他的音乐，只属于尘土与灰烬——那是死亡蠕动的声音。常人可能很难理解他活在黑暗中的意义，艾伦·坡却一语道破：“一切皆起因于我们不能忍受孤独。”从生命开始的那一刻，孤独就一直陪伴着我们。爱和死亡是孤独仅有的两种解脱方式，除此无他。

音乐，也许可以改变一个人，也许可以改变生活，却不能改变一个世界。

音乐与生活共呼吸，音乐使歌唱者得以生存，曾有歌手承认她需要观众胜过观众需要她，她承认只有演唱才能使她活下去，演唱犹如药物，可以使她忘却一切：失败、绝望和痛苦。

就让音乐存在吧！生活在有音乐的世界里，即使黑暗，也是种幸福。



班顿在他的油画作品中描绘了人们在格什温的爵士音乐中翩翩起舞的场景。